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07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凛冬初雪后

□山东泰安管淑平

立冬没几天,便迎来初雪。冬天,在一场雪花的纷飞中,似乎更立体了。大地白茫茫的一片,清寒小雪时,万籁此都寂。

初雪,是在夜里悄悄降临的。只记得,夜里的风,不知疲倦地刮了一宿,有一阵没一阵地敲打着窗玻璃。好几次,我从被窝里惊醒,却折服于冷冽的空气,而将被子掩紧。

翌日醒来,拉开窗帘,外面早已是一片银装素裹。窗前的树木,擎着一层薄薄的雪花;对面楼层的屋顶,也覆盖着白雪;楼下的草坪,也被纯白浸染,只隐隐约约地露出一瞥儿歪歪斜斜的脚印,那是早出的人们留下的杰作。

冬天的骨感,一大半是来自寒冷。呼呼作响的北风,带着源源不断的寒气,像一个魁梧的莽夫般愣头愣脑、横冲直撞地侵蚀着中原大地。吸一口气,那冷,似乎一下子就滑落了到了肺里,身体被冷得一激灵,于是,先前一脸惺忪的睡意,也顿时消散。

想来,热爱冬天的人,定是奔着这雪花而来的。一枚枚落下的雪花,是冬天最真挚的语言与心声。有谁不爱雪花的静谧,不爱它的清秀,不爱它淡雅出尘的样子呢?

不过,冬天让我钟情的,却并不是雪花,而是温暖的被窝。有谁能拒绝寒冬里的温暖呢?蜷缩在被窝,舒舒服服地躺着,顺便再做一个甜甜的梦,惬意之至!在冬天,行动也是慵懒的。即便是缩在被窝里,也像是一只缩在厚厚的壳里的笨龟,不愿挪动一下,更不愿将脑袋露出半点儿来。

然而,吸引我不得不起来的,是那些招摇在空气里的深深浅浅的早餐的味道。楼下早点铺已在招呼着客人,刚出蒸屉的包子,冒着白烟;煎饼、油条、八宝粥,还有白而爽滑的豆腐脑,也是热腾腾的,总有一种食物能

四时有景

一张旧照片

□丰县雁民

整理书柜,突然从老伴早年的一个笔记本里跌落出一张旧照片。捡起来一看,我不由得愣住了:是我年轻时跟一个女孩儿的合影。

我这不爱照相。记忆中,我好像从没照过相。小时候,家里穷,没钱照;后来工作了,没时间照。现在年老了,我常常很后悔,后悔自己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,以致想看看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也不可能了。

这可以说是我唯一的一张照片了。照片发黄褪色了,但轮廓依旧很清晰:照片上穿白衬衣,留小平头,眼睛大大的男孩就是我;穿着碎花短袖,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孩,就是我的初恋对象,她叫杏儿。

这张照片是我当兵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厦门的鼓浪屿照的,那年,我22岁。杏儿是我老家的一个农村女孩,跟我订婚的时候,她还不满19岁。我跟杏儿恋爱了四年,但我们却只见过两次面,一次是我去她家相亲,一次是她来部队看我。杏儿一直对我很好。在部队的时候,每个星期,我都会接到她写来的一封信。她没什么文化,信都是写得很短,有时候就几个字,有一年冬天,她还给我寄来过一双她亲手做的布棉鞋,是黑条绒布的。

后来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杏儿的信就渐渐少了。正当我感到纳闷的时候,却意外地接到了父亲托人给我写来的一封信。父亲

家庭相册

拾豆记

□河南洛阳和少波

今年夏雨水多,我们这儿田地的承包商刚收完黄豆,便忙着耕地。地里遗漏的黄豆吸引了大批拾豆的人。

父亲也要去拾豆,母亲不同意:“你一个70多岁的人了,身体也不好,凑啥热闹?累着了,净给孩子们添堵。再说了,一天到晚,能拾多少豆,在家歇着吧!”父亲却说:“话不能这样说,咱也没地了,成天闲得发慌。我拾豆,能拾多少是多少,主要是透透气,散散心。”

不管母亲怎么说,只要听说哪儿地地收割完了,父亲便骑着电动车赶去拾豆。母亲无奈就打电话向我“告状”。我一惊,前几天新闻还报道有老人拾豆出了事呢,我连忙与父亲通了视频。父亲呵呵笑着,嘴上嗯嗯答应了,可挂了电话,就又要去拾豆了。

父亲只拾收割之后地里和路上遗落的豆子,从不会到地里跟人哄抢,更不会去抢人家庄稼里还没收割的豆子。父亲拾豆,先

烟火人间

唤醒你对味道的渴盼。

当然,度冬的方式,又怎能少得了一顿火锅呢?在沸水滚滚的火锅里,冬天似乎也热闹起来,在麻、辣、鲜、香中,领略味觉与嗅觉的碰撞,体会到生活其实也可以有“天高任鸟飞,海阔凭鱼跃”的安逸!

只有在雪天,才似乎更加懂得暖阳的可贵。下雪的日子,清寂而悠长,只有扑簌簌的雪花,纷纷扬扬地从天空翩翩而来。于是,心头期待着暖阳初照,惠风和畅。在阳光温暖的午后,宅在房间,看几页闲书,喝几口小茶,不禁,岁月生香。

不过,冬天的白昼却很短。明明记得刚吃过早餐,可没一会儿,就被冒出云彩的阳光晃晃地推到了晌午。倘若,午间再小睡一会儿,那么,白昼真的就如那悠悠流淌的河水轻轻地淌走了。

夜晚,是寂静无声的。我喜欢在夜晚出去散步,一路走走看看,身体也暖和起来。尽管寒冷的空气拂在脸颊,会有一阵轻微的刺痛感,却并不影响出门的心情。宽敞幽静的马路,偶有车辆摇着汽笛风一般的一溜而过。橘黄的灯光,饭香四溢的店铺,笑容洋溢的人们,无不是冬天里的温暖景致!

在冬天,偶尔也会有一种突如其来恐慌与无奈。长长的冬三月,清寂而缓慢,似乎能听见它轻轻游走的声音。可想要伸手留住这大把的时间,它却使劲儿地挣脱,一去不复返。眼见着,这时间从我们的手里流过去,又怎能没有紧迫感?

冬天还是需要一点紧迫感的,这样在面对着寒风凛冽时,才不至于感到无措。在冬天,我们也可以立一个flag,让自己朝着心中期待的方向,默默努力,缓缓靠近!

在信上说:“儿啊,你别等着那闺女了,杏儿已被她家里硬逼着嫁给了一个中学里的老师了。”看了这行小字,我痛苦地一连哭了好多天。

转业以后,我就认识了现在的老伴:云芳。刚结婚的那一年,云芳没事就数落我:“你是不是总忘不了她,她的这么多封信,你整天神秘地藏着掖着,这样,我们能过好日子吗?”我没理她,随她瞎叨叨。云芳又开导我说:“人要学会遗忘,只有学会了遗忘,人才能获得没有太多负荷的生存,没有太多负荷的生存,人才能生活得快乐,你看你,整天像是有什么心事一样,累不累啊?”

我觉得云芳说得有道理。狠了狠心,就把杏儿的那些信,一次性处理掉了。转眼,这么多年就过去了。我一直认为老伴是一个心胸狭窄、爱吃醋的女人。没想到,她竟然还偷偷地保留着我们俩的这张照片。

我拿着旧照片问老伴:“云芳,你怎么还收藏着这张照片啊?”老伴接过照片瞅了半天,竟异常高兴地冲我说:“你是在哪里翻腾出来的,我都找了好多次了,一直都没翻到这张照片!”随后,老伴爱不释手地自言自语念叨说:“真好,真好!能看看你年轻时候的模样真好!”

看到老伴如此陶醉的样子,我突然间像是明白了一种道理。

拾明显带豆角的豆枝或豆叶,然后用小棍将收割机里吐出一棵棵碎豆秆翻挑一遍。接着在每棵豆茬上再找,最后才是捏地里的豆粒。甚至有的畦沟里的小水坑里发了芽的豆粒,也不放过。

要说拾豆,人人都会,但并不轻松。在地里弯腰或者蹲着,睁大眼睛,慢慢往前搜索,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,没一会儿就腰酸背疼,累得不行。但看着满袋子黄灿灿的豆子,父亲心里就美滋滋的。就这样,父亲一连拾了13天,收豆106斤。父亲将豆晾晒在我家大门口硬化地上,引得街邻啧啧称赞,父亲心里满是成就感,母亲的脸笑得像一朵菊花。

父亲把拾回的豆都做成豆腐,自己留点,大都寄给了我们兄妹仨,剩余些全送给了街坊亲友。吃着父亲寄来的豆筋,我仿佛看到儿时父亲带我们兄妹仨去拾豆,回家给我们炒豆吃的情景,眼眶一下子就湿了。

门外一眼泉

□南京刘又资

老屋深山里,门外一眼泉。

泉从石罅中冒出来,不徐不疾,清澈透亮,流了不知多少年。泉下有二潭。一小,清、浅,水中砂石,清晰可见;一大,深、广,鱼虾嬉戏,水草招摇。小潭水满,溢,入大潭。大潭漫溢,入小溪。小潭,只饮用;大潭,供洗濯。听父亲说,他的爷爷在这里建屋,就是因为这泉。曾祖爷爷说:要建屋,需找水。此处出水口,不太大;水温热,且喷发。一看这泉就是从山的深处的流出来的。

泉水,养人;此地林木清秀,土地肥沃,宜人:曾祖爷爷果然好眼光。迁居泉边没多年,又有不少人迁居到这,于是,我家的邻居也多起来,泉边也就热闹起来。

最热闹的是早晨:到泉边汲水的人排起了队,桶中装着清冷冷的水,一桶都是霞光;大步流星往家赶,饥渴的水缸正等待着泉水。小姑娘、小媳妇在石墩旁一字排开,招呼着,欢笑着,一边搓衣,一边说话。棒槌声声里,方音糯软,腰肢婀娜,个个美如花。牧童来了,黄牛、水牛径自走到水边,好像走进熟悉的家。最休闲的时候是傍晚:“暮从碧山下,山月随人归。”泉边又热闹起来。清流濯足,清流洗脸,清流濯缨,清流洗衣。入夜,天上,银汉无声,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”;地上,潭边,流萤飞舞,促织声声。

老家的人一年四季离不开这眼泉。泉水纯然一色。雨后,水不浑,雪后,水温暖。泉水在口,神清气爽,冰心一片;泉水近身,体轻身健,清凉无汗。老人家崇尚自然,古道热肠,道不拾遗,民风醇厚。有人说,这泉,润物无声;这泉,清正廉洁;这泉,华枝春暖,天心月圆。有人写诗道:大别山上一清泉,云自无心水自闲。何必奔冲山下去,更添波浪向人间。泉,名声在外。人来人往,络绎不绝,慕名前来。

又是多少年过去了,爷爷无疾而终。他的坟莹被安置在离泉水不远的山上;父亲临终前,嘱咐我,要把骨殖埋在小河旁边,他知道,河的源头是泉。而今,我已过甲子了,泉水滋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,这泉早已成了我的一片心血。

不久前的一天,我回到老家。老屋不在,屋基上盖上了新屋。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”,我也笑着回答:“这里也是我的家。”现在我眼中的家乡,已是美丽乡村,风景如画。小扣门扉久不开,新屋无人应答。过了好一会,有一老客至,目光一对上,各自认出了对方。大门打开,入室登堂,请坐奉茶。老家是茶乡,出名茶。我说这茶真好。好友说:“这水更好。这水是泉水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泉水井吗?现在已经不用挑水了,自来水安到家,家家户户饮用的都是山泉啊!”

岁月弦歌

银杏飞黄了

□四川南充黎杰

今日阳光甚好,掉在身上,暖洋洋的。如耀目路上飞落的银杏叶,阳光一飞,银杏叶就黄了,一条长长的街道都暖洋洋的。

耀目路共三段,双向六车道,每一段都间植着银杏树,树列道旁,一到初冬,黄与绿交叉着,起伏着,美极了。长长的耀目路外接高速公路出口,当车子从高速一下子转换为舒缓,满眼再闪入亮丽银杏树,这独一无二的高级加持,只有在此处才可享受到。

我单位也在耀目路上,累了,起身,伏窗,春夏里满眼青绿,深秋初冬满街金黄铺地,这逼人的金黄随车流声一点一滴地滴翠,这黄翠,会让你瞬间觉得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也柔软起来。

秋已去,冬再来。一树银杏黄,就是冬日飞起的一树阳光。我喜欢在冬日的阳光下行走,我喜欢在耀目路看银杏黄。一枚银杏落下,落头顶,落脖子里,轻轻柔柔,顺着衣领滑下,飘飞,再落下,落树底,堆成堆,黄灿灿的。

我注意到那枚半熟的银杏叶了,那黄是从叶边缘开始的,一小圈一小圈地入侵,那黄由深而淡,那淡向叶中心蔓延,叶柄是淡青色,银杏叶似一把小小的蒲扇,在初冬里掀起了黄的涟漪。“妈妈,这银杏叶好美。”小姑娘若一只小蝴蝶,在银杏叶黄中翩翩起舞。有微风吹,在街道上吹,在银杏叶上吹,初冬活跃开来。

往前走,一棵银杏树上结满了果子,果子成熟了,淡黄色,果皮蒙有一层灰白粉,所以叫白果没错。银杏大抵是五月开花,十月成熟。银杏树有公母,并不是每株都结果,银杏果一成熟就落。

有银杏黄的日子,就有温暖。莫扫银杏叶,让美多待一会儿吧。

城外都京坝也有一片银杏林,几百株,落叶飘飘,金黄满地,那黄经风一吹,就落进嘉陵江中了,半江瑟瑟半江黄。

好多地方都有银杏大道,冬天需得要用黄来装扮。称得上“银杏王”的,当数西安观音禅寺内的那株千年银杏,那黄,像皇袍,飞起的黄,覆盖了整座寺庙,相传此树为李世民亲栽,每年到此参拜的人络绎不绝。

叶落,即放下,瞬间我觉得耀目路有了禅意。

微情一刻